

四部叢刊續編經部

春秋胡氏傳

卷一至卷三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10）

春秋傳 宋胡安國撰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

宋呂祖謙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傳仲尼就

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

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

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

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

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王旣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
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
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
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
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
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
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
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
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
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

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
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
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
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
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
聖學崇信是經迺於斯時奉承

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

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
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
有補云

述綱領

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棄楚之禱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

董氏治公羊學

其自言曰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

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

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矣

明類例

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詎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

者斯得之矣

謹始例

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輟必以其事告于廟
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
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
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
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
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
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
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
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
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
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
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

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朝發之朝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卅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卅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卅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敘傳授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賄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珉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

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爲證古

進表

臣安國言臣昨奉

聖旨纂修所著春秋傳候書成進入續奉

聖旨今疾速投進今已成書謹繕寫奏



御臣安國誠皇誠恐頓首頓首臣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詞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爲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爲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蕭韶九

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
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卅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
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
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
若几杖盤盂之有盟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
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
在郊龜龍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止於獲麟而以天
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
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
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
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
効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虛無爲宗而不要義
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
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

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

陛下天錫勇智

聖德日新嗣承

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

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旣

自得之又

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

詔音輒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萬餘言上之

御府恭惟

肅將天討之餘

萬幾之暇特留

宸念時賜

省覽取自

聖裁監天人休咎之符